

葉嘉瑩 著

此詩上五子
是宋人作
意與李西
好句物之
筆力矯健

41

40

西風倒吹嘉
於波悅開當日
荆卿歌白日竟下燕臺
秋草欲沒宮門
龍閣閑庭任青苔
館娃宮殿今何似
五陵風雨自年年
莫問興亡千古事
我今醉舞影婆娑
短歌不盡意
臨別欲斷吟管細問
他人
人生不死將如何
人生竟死將如何

折窗前雪竹亭嘉瑩姊

人生相遇本偶然
聚散何殊榮與
烟憶昔道我雙
翠竹興廢皆在
無窮
宋五度秋深綠陰滿
此竹常近人
常近枝葉
四時青茂

述懷詩刊稿



寒恨讀詩偶得

每從沉着見空明
一片冰心澈底清
道遠區多平易語
詩人眼裏量猶

世情

剪枕輕懸未易結
深宵獨對一燈紅
分明夢到蓬山路
尚隔蓬山

幾萬重

高堂上子思力
一處一處

无佳

葉嘉瑩 著

迦陵詩稿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迦陵诗词稿/叶嘉莹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ISBN 978 - 7 - 101 - 05365 - 4

I. 迦… II. 叶… III. 诗词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1109 号

书 名 迦陵诗词稿

著 者 叶嘉莹

责任编辑 李 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9¼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365 - 4

定 价 56.00 元

序

繆 鉞

加拿大籍華裔學者葉嘉瑩教授自一九八二年始，每歲夏間來成都，與余共同研究評論唐五代兩宋詞，竭四年之力，至一九八六年，共撰《靈谿詞說》四十二篇，自創體例，發抒所得，既已刊行問世矣。葉君嘗出示其舊作詩詞，而每有新什，亦必就余商榷利病。數年前，其女弟子某君輯錄葉君舊作刊於臺灣，曰《迦陵詩詞稿》（附有散曲），去取未盡當也。近擬增補重刊，乞序於余。余不敢苟且下筆，故遲遲未有以應命。一九八八年夏，葉君應聘來四川大學，與余合作指導博士研究生。講課之暇，深論詩詞，余擬就所知所感者為君稿撰序以應夙約，乃瑣事叢脞，屬稿甫半。一九八九年，葉君本擬重來成都，然風雲變幻，所願未遂，信乎人生聚合之難期也。余重讀君之所作，彌增懷遠之思，遂賡續前稿，撰成此篇焉。

吾國詩教，源遠流長。女子能詩者，代不乏人。然古代女子，畢生周旋於家庭之內、親故

之間，鮮能出而涉世，更不能預聞國政，自非極少數超群絕倫者之外，所作大抵柔婉有餘而恢宏不足。譬如花樹之植於庭園，飾為盆景，雖亦鮮妍可賞，然較諸生於深山大澤，更歷風霜者，其氣象之大小迴不侔矣。此固時代局限之所構成，不能苛求於前人也。至於兼能深研文史，發為著述，立足於學術之林者，在古代女詩人中尤少概見。葉君少長京華，離居臺嶠，遭罹家難，生計艱辛，而以堅韌不拔之操，人十己百之力，撰文講學，才識日顯。故於五十年代中期即為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六十年代中期，應聘至美國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為客座教授，後遂任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終身教授，至今二十年矣。其間曾講學日本，遊歷西歐，奇書秘籍，恣其研讀，鴻生碩彥，相與切磋。祖國撥亂反正之後，葉君每歲歸來，講學著書，懷京華北斗之心，盡書生報國之力。專著已刊行者十三種，其餘論文不計焉。其中論析陶淵明、杜甫、李商隱諸家詩，唐五代兩宋名家詞，下逮王國維之文論、創作及其為人，均能考訂精審，闡發深微，且採用西方現象學、詮釋學、符號學等文學新理論，進行反思與觀

照，遂能度越前修，獨創新解。縱觀葉君涉世之深，學養之富，出其餘緒以為詩詞，宜其所作實大聲宏，厚積薄發，迥異於前代諸女詩人者矣。

葉君論詩詞，極重感發興起之功。夫感發興起之功，由於作品中之真情實感。葉君具有真摯之情思與敏銳之觀察力，透視世變，深省人生，感物造端，抒懷寄慨，寓理想之追求，標高寒之遠境，稱心而言，不假雕飾，自與流俗之作異趣。葉君少承家學，又於輔仁大學受業於顧羨季先生隨，蒙其知賞，獨得真傳。君兼工詩詞，而詞尤勝，蓋要眇宜修之體，幽微綿邈之思，固其才性之所近也。葉君少時為詩，清逸似韓致堯，其後更歷世變，內涵既豐，境界開拓，所作大抵英發疏宕，卓然有以自異。至於填詞，則商榷前藻，含英咀華，各取其所長以為己用，而因時序之遷移，內涵之歧異，又常有所更新。一九八八年，君嘗謂余曰：「吾生平作詞，風格三變。最初學唐五代宋初小令，以後傷時感事之作又嘗受蘇、辛影響；近數年中，研讀清真、白石、夢窗、碧山諸家詞，深有體會，於是所作亦趨於沉鬱幽隱，似有近於南宋者

矣。」昔周介存選錄宋四家詞，主張學詞者應由南返北，「問途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今葉君作詞之經歷則是由北趨南，從馮、李、歐、秦、蘇、辛諸人影響下脫化而出以歸於周、姜、吳、王，取徑不同，而其深造自得則一也。今選錄葉君於不同年代所作詞三首，庶可以見其意境風格三次嬗變之迹焉。

蝶戀花

（一九五二年春在臺南作）

倚竹誰憐衫袖薄。鬥草尋春，芳事都閒卻。莫問新來哀與樂。眼前何事容斟酌。
有限年華，無據年時約。待屏相思歸少作。背人剗地思量着。
雨重風多花易落。

水龍吟

秋日感懷

（一九七八年在溫哥華作）

滿林霜葉紅時，殊鄉又值秋光晚。征鴻過盡，暮煙沉處，憑高懷遠。半世天涯，死生離別，蓬飄梗斷。念燕都臺嶠，悲歡舊夢，韶華逝，如馳電。一水盈盈清淺。向人間、做成銀漢。閱牆兄弟，難縫尺布，古今同嘆。血裔千年，親朋兩地，忍教分散。待恩仇泯沒，同心共舉，把長橋建。

瑤華

（一九八八年在北京作）

戊辰荷月初吉，趙樸初先生於廣濟寺以素齋折簡相邀，此地適為四十餘年前嘉瑩聽講《妙法蓮華經》之地，而此日又適值賤辰初度之日。以茲巧合，根觸前塵，因賦此闋。

當年此剎，妙法初聆，有夢塵仍記。風鈴微動，細聽取、花落菩提真諦。相招一簡，喚遼鶴、歸來前

地。回首處紅衣凋盡，點檢青房餘幾。因思葉葉生時，有多少田田，綽約臨水。猶存翠蓋，賸貯

得、月夜一盤清淚。西風幾度，已換了、微塵人世。忽聞道九品蓮開，頓覺癡魂驚起。

註：是日座中有一楊姓青年，極具善根，臨別為我誦其所作五律一首，有「待到功成日，花開九品蓮」之句，故末語及之。

《蝶戀花》詞婉約幽秀，承《花間》、南唐、歐、晏遺風；《水龍吟》詞，感慨時艱，渴望祖國統一，豪宕激越，筆力遒健，頗受蘇、辛之沾溉；至於《瑤華》詞，則撫今思昔，感念人生，融合佛家哲理，取境幽美，用筆宕折，層層脫換，潛氣內轉，而卒歸於渾化，則深有得於周、姜、吳、王之妙者。讀者尋此嬗變之迹以求之，可見葉君數十年中填詞之用力精勤，日進不已也。

葉君嘗與余縱論詞史，謂千年之中，大變有四：「唐五代詞人所作多為應歌之小令，北宋

初歐、晏諸公猶承其餘風，雖醞藉幽美，而內涵未豐；柳耆卿流連坊曲，採掇新聲，大作慢詞，開展鋪叙之法，使繁複之景物情事能容納於詞中，此一變也。蘇東坡具超卓之才華，曠逸之襟抱，以詩法入詞，擴展內涵，更新境界，此二變也。周清真才情富艷，精通音律，以辭賦之法作詞，安排鉤勒，叙寫情事，密麗精工，此三變也。王靜安讀康德、叔本華之書，融會西方哲學、美學思想於詞中，以小喻大，思致深邃，開古人未有之境，此四變也。」葉君雖生長中華，而足迹涉及北美、西歐、日本，歷覽各國政俗文化，既精熟於故土之典籍，又寢饋於西方之著作，取精用宏，庶幾能繼王靜安之後，於詞體更開新境乎？此則余所馨香祝禱者矣。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繆鉞寫於四川大學歷史系

學詞自述（代序）

葉嘉瑩

嘉瑩於一九二四年生於燕京之舊家。初識字時，父母即授以四聲之辨識。學齡時，又延姨母為師，課以四書。十歲以後即從伯父習作舊詩。然未嘗學為詞，而性頗好之，暇輒自取唐五代及北宋初期諸小令誦讀，亦仿佛若有所得，而不能自言其好惡。年十一，以同等學力考入初中後，母親為購得《詞學小叢書》一部，始得讀其中所附錄之王國維《人間詞話》，深感其見解精微，思想睿智，每一讀之則心中常有戚戚之感。於是對詞之愛好益深。間亦嘗試寫作，然以未習詞之格律，但能寫《浣溪沙》、《鷓鴣天》等與詩律相近之小令而已。

一九四一年，考入輔仁大學國文系，次年始從清河顧隨羨季先生受讀唐宋詩，繼又旁聽其詞選諸課。羨季先生原畢業於北京大學之英文系，然幼承家學，對古典詩歌有深厚之素養，而尤長於詞曲。講課時出入於古今中外之名著與理論之間，旁徵博引，意興風發，論說入微，喻

想豐富，予嘉瑩之啓迪昭示極多。嘉瑩每以習作之詩、詞、曲呈先生批閱，先生輒對之獎勉備至。一日，擬取嘉瑩習作之小令數闕交報刊發表，因問嘉瑩亦有筆名或別號否？而嘉瑩性情簡率，素無別號。適方讀佛書，見《楞嚴經》中有烏名迦陵者，其仙音徧十方界，而「迦陵」與「嘉瑩」之音，頗為相近，因取為筆名焉，是為第一次詞作之發表。其後繼有作品發表，無論為創作或論著，遂一直沿用此別號迄今，而與清代詞人陳維崧之號「迦陵」者，固不相涉也。

一九四五年大學畢業後，曾在當時北平之數所私立中學任教。一九四八年三月，赴南京結婚，是年秋，隨外子職務之遷移轉往臺灣。其後一年，甫生一女，即遭遇憂患，除一直未斷教學之工作，藉以勉強餬口撫養幼嬰之外，蓋嘗拋棄筆墨不事研讀寫作者，有數年之久。

一九五三年，自臺南轉往臺北，得舊日輔仁大學教師之介紹至臺灣大學任教。一九六六年應聘赴美，曾先後在密西根州立大學及哈佛大學任客座教授。一九六九年，應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之聘，至該校任亞洲研究系教授迄今。一生從事教學工作，雖在流離艱苦中，未嘗

間斷，今日計之，蓋已有三十八年之久矣。

主要著作已刊行者，有《迦陵談詩》、《迦陵談詞》、《杜甫秋興八首集說》、《迦陵存稿》、《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迦陵論詞叢稿》等（前四種在臺灣刊印，第五、第六種原在香港中華書局刊印，後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再版，最後一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此外，尚有發表於國內外各大學學報之中英文論著多篇，又有《迦陵論詩叢稿》一種，現正由北京中華書局刊印中。至於詩詞曲之創作，則舊日在家居求學時期，雖有所作，而其後為生活所累，憂患之餘，遂不復從事吟詠。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因多次返國，為故國鄉情所動，始再從事詩詞之創作，而不復為曲矣。部分詩詞稿曾在國內外報刊發表，其中刊印或有脫誤，或有經編者因編排需要而加以改動者，均尚未加以整理。

平生論詞，早年曾受王國維《人間詞話》及顧羨季先生教學之影響，喜讀五代及北宋之作，至於南宋諸家，則除辛棄疾一人外，對其他詞人賞愛者甚少。其後因在各大學任教，講授詞選

多年，識見及興趣日益開拓，又因在國外任教之故，對西方之文學理論亦有所接觸，於是對詩歌之評賞，遂逐漸形成一己之見解。對舊傳統之詞論，漸能識其要旨及短長之所在，且能以西方之思辨方法加以研析及說明。所寫《常州詞派比興寄託之說的新檢討》及《〈人間詞話〉中批評之理論與實踐》諸文，皆可見出對評詞之理論方面所持之見解。至於從《溫韋馮李四家詞之風格》、《夢窗詞之現代觀》及《碧山詞析論》諸文中，則可以分別見出對不同風格之作者，在評論時所採取之不同途徑。要而言之，則對詞之看法，蓋以為詞與詩二者，既同屬廣義之詩歌，是在性質上既有其相同之處，亦有其相異之點。若就其同者言之，則詩歌之創作首在其能有「情動於中」之一種感發之動機。此種感發既可以得之於「物色之動，心亦搖焉」的大自然界之現象；亦可以得之於離合悲歡撫時感事的人事界之現象。既有此感發之動機以後，還須要具有一種能將其「形之於言」的表達之能力，然後方能將其寫之為詩，故「能感之」與「能寫之」實當為詩與詞之創作所同需具備之兩種重要質素。然而詩人之處境不同，稟賦各異，其能

感與能寫之質素，自亦有千差萬別之區分。故詩歌之評賞，便首須對此二種質素能做出精密正確之衡量。同是能感之，而其所感是否有深淺厚薄之不同；同是能寫之，而其所寫是否有優劣高下之軒輊。此實為詩與詞之評賞所同需具備之兩項衡量標準。是則詩與詞無論就其創作之質素而言，或就其評賞之標準而言，二者在基本上固原有其相同之處也。然而詩與詞又畢竟為兩種不同之韻文體式，是以二者間遂又存在有許多相異之點。而造成此多種相異之點者，則主要由於形式之不同與性質之不同兩種重要因素。先就形式之不同言之：詞之篇幅短小，雖有長調，亦不能與詩中之五七言長古相比，而且每句之字數不同，音律亦曲折多變，故爾如詩中杜甫《北征》之質樸宏偉，白居易《長恨歌》之委曲詳盡，便皆非詞中之所能有。然而如詞中馮延巳《鵲踏枝》之盤旋頓挫，秦觀《八六子》之清麗芊綿，則又非詩中之所能有矣。再就性質之不同言之，則詩在傳統中一向即重視「言志」之用意，而詞在文人詩客眼中，則不過為歌筵酒席之艷曲而已。是以五代及北宋初期之小令，其內容所寫皆不過為傷春怨別之情，閨閣園亭之景，以

視詩中陶、謝、李、杜之情思襟抱，則自有所弗及矣。然而詞之特色卻正在於能以其幽微婉約之情景，予讀者心魂深處一種窈眇難言之觸動，而此種觸動則可以引人生無窮之感發與聯想，此實當為詞之一大特質。王國維《人間詞話》曾以「深美閎約」四字稱美馮延巳之小詞，又往往以豐美之聯想說晏、歐諸家之詞，便皆可視為自此種特質以讀詞之表現。然而此種特質，在作者而言，亦有得有不得也。是以作詩與說詩固重感發，而作詞與說詞之人則尤貴其能有善於感發之資質也。其後蘇、辛二家出而詞之意境一變，遂能以詞之體式叙寫志意，抒發襟懷，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於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此固為詞之發展史上之一大盛事。蓋五代北宋之小令，在當時士大夫之觀感中，原不過為遣興之歌曲，自蘇、辛出而後能使詞與詩在文學上獲得同等之地位，意境既得以擴大，地位亦得以提高，此豐功偉績固有足資稱述者在也。然而既以詩境入詞，而詞遂竟同於詩，則又安貴乎其有詞也？是以蘇、辛二人之佳作，皆不僅在其能以詩境入詞而已，而尤在其既能以詩境入詞，而又能具有詞之特質，如此者乃為其真正

佳處之所在也。夫詩之意境何？能寫襟抱志意也。詞之特質何？則善於感發也。是以杜甫在詩中之寫其襟抱志意也，乃可以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之句，直寫胸懷，古樸質拙，自足以感人肺腑，此原為五言古詩之一種特質。然而如以長短句之形式寫為此種質拙之句，則不免有率露之譏矣。此蓋由形式不同，故其風格亦不能盡同也。是以蘇東坡之寫其高遠之懷，則以「瓊樓玉宇」為言，寫其幽人之抱，則以「縹緲孤鴻」為喻。至於辛稼軒之豪放健舉，慷慨縱橫，然而觀其《水龍吟》詞之「楚天千里清秋」，《沁園春》詞之「疊嶂西馳，萬馬回旋」諸作，其滿腔忠憤鬱鬱不平之氣，乃全以鮮明之形象，情景之相生，及用辭遣句之盤鬱頓挫表出之，無一語明涉時事，無一言直陳忠愛，而其感發動人之力量則雖歷千古而常新。後之人不明此理，而誤以叫囂為豪放，若此者既不足以知婉約，而又安知所謂豪放哉！至於蘇、辛而後，又有專以雕琢功力取勝者，如南宋後期諸家，此固亦為各種文學體式發展至晚期以後之自然現象。若欲論其優劣，則如果以詞之特質言之，固仍當以其中